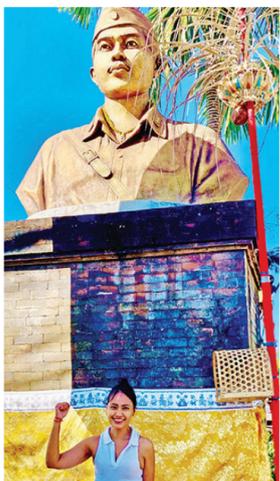


祖父光环有利弊 凡事成功需勇气

——专访印尼民族英雄伍拉·赖孙女英达女士



英达女士在祖父伍拉·赖前

巴厘岛国际机场以印尼民族英雄伍拉·赖为名,其孙女英达女士(I Gusti Ayu Agung Inda Trimafo Yudha)不仅是整个巴厘政



采访中

界的宠儿,更是女权代表的一支“铿锵玫瑰”。近日,正逢印尼76年国庆纪念日,《国际日报》巴厘岛记者有幸联系英达女士,就起对祖父的记忆及作为民族英雄家庭一员在生活工作上所受的一些影响进行专访。

您祖父对您是否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其实祖父由于抗击作战,29岁就英年早逝;当时

祖母正怀着我的父亲,其为第三个也是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和我都没有见过祖父。但是,作为一个民族英雄家庭的成员,我一出生就被祖父一系列的英雄事迹所感染,直接影响到我的父亲 I Gusti Ngurah Aliu Yudha 在年轻时就开始从政;同时,我也在学业完成之际就参与了政治,不仅当时成为印尼休闲园林商业协会的主席(Perhimpunan Usaha Taman Rekreasi Indonesia),目前还担任巴厘东巴地区人民代表大会成员(DPRD)。因此,祖父对我直接的影响应该是我的血液中还遗传着从政的基因。

您是否可以谈一下作为英雄的后代“别样”的生活?

祖父为 Canangsari 区的皇宫贵族后代,因此,我们整个家族在享有“民族英雄之家”之前,也是一个皇室家族。年少之时正逢我父亲出任印尼议会会员,因此我从小在雅加达与来自其他各省市政界孩子一起求学成长,并未受到太多媒体的干扰。之后,又在外国留学多年;直至回到巴厘岛参与政界,才发觉各大媒体在介绍我之时都必定加上一句介绍“伍拉·赖的孙女”,才顿觉到我的政界之路定被祖父的光环所佩戴,对此既感到骄傲,但无形之中也是一种鞭策。

印尼人民是如何纪念伍拉·赖先生?

我的爷爷虽然在1946年抗击牺牲,但直到1976

年才通过了总统第63号条例被列为“民族英雄”,同时入选50,000印尼盾上的人物头像,并且巴厘岛国际机场以此命名等。祖父的抗战精神一直激励着民间群众,不仅多年来一直有大量崇拜者为其打造雕像,并且每年11月10日到20日群众自发组织以“接力步行”的方式来重温当时祖父打游击战的路径;为其11日的接力赛从祖父出生的村庄 Canangsari 开始,跨遍几乎整个巴厘北部直至抗战献身之地——塔巴南县的 Margarana 独立纪念公园。

您祖父如果在世,最想和他说什么?

我想问他两个字:“勇气”!祖父作为当时少量拥有特权可接受最佳教

育的皇家子弟,并且即为人父,是如何有着超乎寻人的勇气用有限的物资和设备致死抗击荷兰人。把一切都置之度外的“勇气”是我一直想和他探讨的主题。在此,非常感谢英达女士与我们分享其英雄世家的点滴故事。就如英达女士在采访末尾所说,“拿勇气去挑战自我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一定会发现最后一切皆有可能”;让这份勇气来激励疫情下的你我,当然最后在即将到来的印尼国庆日献上一句:“印尼76生日快乐!”

本报记者 叶露



解开张亚基家属二兆盾“捐款”风波谜团

——摘录自2021年8月13日《罗盘报》系列深度调查报道

2021年7月26日,一则巨港市民捐赠两兆盾(约9亿人民币)巨款的老新闻轰动社会。不少社媒及纸媒竞相报道说,已故张阿基(Akidyo Tio)家属,在此,由孙女张宝凤(Heryanty)为代表,向南苏门答腊省地方警察局局长艾格·茵德拉·赫利警察少将(Irjen Pol Eko Indra Heri)捐赠两兆盾,用于南苏门答腊省巨港市处理新冠肺炎与卫生健康。

顿时,南苏门答腊省地方警察局局长艾格·茵德拉·赫利警察少将(Irjen Pol Eko Indra Heri)捐赠两兆盾,用于南苏门答腊省巨港市处理新冠肺炎与卫生健康。

张宝凤究竟如何会在此时向社会捐赠巨款呢?她又如何联系上南苏门答腊省地方警察局警长的呢?

7月底的某一天,巨港市有名的老医生,并身为张亚基及其家属的家庭医生哈尔迪·达尔马万医生(Prof.dr.Hardi Darmawan)接到张宝凤的一通电话,说是要向南苏门答腊省民众捐赠两兆盾。据宝凤说,捐款事宜全体兄弟姐妹委托她来处理。

为了让捐款事宜能尽快得以实现,哈尔迪医生与努莱妮立刻前往南苏门答腊省地方警察局局长艾格警察少将住处报告,说是有企业家的家属想向南苏门答腊省民众捐赠两兆盾,用于南苏门答腊省巨港市处理新冠肺炎与卫生健康;并且,家属要求这笔捐款一定要捐赠给艾格私人;因为,赫利警察少将是张亚基家属的老相识了。基于相互信任,也未曾仔细考虑,是否需要追查这笔几达半数2021年巨港市地方预算的巨款来源;三人

欣然接受这份好意。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猜疑,哈尔迪医生建议捐赠仪式也邀请地方官员见证。艾格立即邀请南苏门答腊省官员、地方绅士与各宗教领袖出席捐赠仪式。

2021年7月26日的捐赠仪式非常简朴:一张捐赠巨款广告,以及一张价值两兆盾的信用票据,加深了人们对捐款的认可。捐赠巨款消息传开后,几家欢喜,几家担忧,不少政要还发表表示支持与感恩的言论;可是,也有不少人表达了忧虑的感觉。毕竟,这两兆盾的捐款并非现金,不能立即兑现,而是一张一个星期后才能进行银行交割的信用票据。问题是,一星期后此信用票据真能兑现吗?不少人为此提心吊胆。

岂料!一星期后,信用票据真的不能兑现;经警方向张亚基孙女张宝凤证实,银行账户存款确实没有那么多钱;说是,由于手续问题,新加坡、香港的银行还没将款项汇来印尼。

顿时,社会一片哗然。不少新闻媒体、电视台都想采访张宝凤;可是由于生病,张宝凤不便接受采访;其夫婿鲁迪(Rudy)只回答说,我也不清楚,因为不是他自己的钱,钱应该还在新加坡的银行。而作为会见警长的牵引人哈尔迪医生也表示自己完全不知情,只是作为卅年张家的私人医生,被要求作为牵引人会见警长,仅此而已。

那么,张亚基是何方神圣?究竟财富有多少?大家都想解开这个谜团。

一星期后,记者获得了张亚基在亚齐省朗萨市与南苏门答腊省巨港市的踪迹。

张亚基出生于1921年5月13日,祖籍广东省海丰县。从张亚基在巨港市华人墓场的中文墓碑上了解到,张亚基卒于2009年农历五月廿九日(阳历6

月21日)午时。夫人周月桂(Ratna)先张亚基仙逝。膝下有五男三女,五个儿子即保福(Ahok)、保禄(Paul-luk)、保寿、保安(Paul An)、保源(Aguan);三个女儿即宝莲、宝金、宝凤(Heryanty)。张亚基伉俪的墓地面积约60平方米,墓地建筑简单朴素,不张扬。

记者赴亚齐省朗萨市(Langsa)寻找张亚基家属的踪迹。据闻,张亚基及家属1976年,在那里做生意,曾种植蔬菜,甚至做过国家种植园公司的工头;也曾为国家种植园公司开拓荒原荒地。长男保福(Ahok)经营生产汽水的家庭工业,张亚基也曾与保福住在一起。2013年保福去世,汽水生产停业,房产也出手了。张亚基的二公子保禄曾在朗萨市开设维修摩托车场,1976年,与大部分家属一起离开朗萨市移居巨港市。

巨港市的张亚基曾居住在“福正三教庙”不远的地方。初来巨港市时,张亚基在夜市经营鸡毛标枪的游戏生意。1992-1993年张亚基经营承包建筑业务,曾建造为爪哇岛移居南苏门答腊省的开垦者的住房;也曾与土地拥有者建造数间楼房,然后将楼房出售与地主分享利润。

据张亚基的邻居哈达透露,1996-1998年间,他有时会看到张亚基出门,身穿白色衬衫,手持拐杖;但是张亚基却很少出门。其家属乐善好施,时不时会分发红包(两万盾)给左邻右舍。在巨港市,张亚基也曾几度搬家。

为了更透彻了解张亚基为何人物,记者走访了几个华人社区。

印尼百家姓协会朗萨市分会的善苏(Samsu)只介绍了张亚基的三男四女。印尼百家姓协会南苏门答腊省分会主席古尔敏·哈林(Kurmin Halim)表示,张亚基及其家属从未参加过印尼

百家姓协会的活动。在雅加达的印尼百家姓协会总会,以及华裔总会都不晓得张亚基家属的存在,因为他们都不是两个华人社团的会员。华裔总会秘书长叶展德称道,也曾向华裔总会领导层是否认识张亚基及其家属;经一层一层地筛选会员名单也查不到他们的名字。经向巨港市分会主席查询,也不得要领。

随后,记者造访在雅加达西区檳榔社街的张氏宗祠宗亲互助会主席张和然声称,在我们约三百名的雅加达的会员中,我不晓得有张亚基家属的名单,也许由于张姓华人很少到会所走动,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个时候。

印尼金融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主席蒂安(Dian Ediana Rao)声称,接获有关巨额捐款消息后,中心履行自己的职责,立即着手调查巨款来源,这是基于预防“洗黑钱”活动的可能性。经向张亚基七个子女的廿五个银行账户进行了调查的结果,发现这些银行账户的存款远不及账面数字。

8月5日,南苏门答腊省地方警察局局长艾格警察少将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作为个人,我向全国人民道歉,特别是向警察总长、警察总部各位主要领导、全国的警察人员,以及南苏门答腊省全体民众!深表歉意!

实际上,在亚齐省出生,在香港长大的张宝凤失信的事情不只发生在艾格警察少将身上而已。巨港市一名有名的妇产科医生西蒂(Siti Mirza Nuria)也曾借款给张宝凤达卅亿盾,说是用来她的雅加达-新加坡-中国进出口清关公司的周转资金,可是归还七亿盾后,剩余的廿三亿盾迟迟没有下文。西蒂医生不死心,继续催促张宝凤归还借款;最后张宝凤说她有两千四百万亿盾的存款,但是可以动用的只

有一千四百亿盾是公司的周转资金;还有不少逾期不能使用的美元。张宝凤还告诉西蒂医生,她正在设法去兑现父亲亲达十六兆盾的遗产,并声称,其他兄弟姐妹们已在公证人那里办理授权书,全权交给她处理父亲遗产的问题。可是,到最后,张宝凤始终没有出示她所谓的授权书证明给西蒂医生看。捐赠巨款仪式前一个月,西蒂医生警告张宝凤如果还不归还借款,将她控告到警察局。不久,张宝凤却到访问西蒂医生一个好消息说,她将归还借款,并同时将通过地方警察局局长艾格警察少将南苏门答腊省民众用来处理新冠肺炎疫情。

另有一人,居住雅加达名叫Ju Bang Khio的女士,也成为张宝凤借款的对象。2018年12月, Ju Bang Khio曾把七十九亿盾交给张宝凤合伙做空调及室内装潢生意。可是,一年过去了, Ju Bang Khio未曾获得红利。最后, Ju Bang Khio于2020年2月14日将张宝凤告上雅加达地方警察局;可是,7月26日捐赠巨款仪式后的第二天, Ju Bang Khio却又撤回了申诉。

警方对张宝凤的虚假借款进行调查后,决定把张宝凤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检查。8月9日,南苏门答腊省地方警察局公关主任苏庇利阿提警察上校(Kombes Supriyadi)称道,昨天,南苏门答腊省地方警察局的心理学家,以及精神科医生已经对张宝凤进行心理检查。检查结果五天后才可知晓。

前任印尼金融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主席,现为印尼法学院(STH)讲师侯赛因(Jentera Yunus Husein)声称,官员在接受具有非凡价值的捐款之前,应该使用常识和批判性思维,必须始终坚持怀疑原则,捐款的来源如



张亚基中文墓碑

何,如有必要,官员甚至可以请求印尼金融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协助追查捐赠提供者的信息 & 捐赠来源。

侯赛因提醒说,不排除存在欺诈,或拿来洗黑钱的不寻常捐赠的可能性。这在国外是经常发生的事。

印尼大学法学院公共财政法讲师希马杜邦(Dian Puji Nugraha Simatupang)表示,政府收到的赠款资金必须经过一个遵守规则,且适当的机制。这些资金必须经过国家预算和国库程序。在接受赠款资金之前,官员们还需要先咨询财政部长。对于地方官员,可以通过省财政总局地方厅进行协商。该过程是通过评估方法解释捐款人的情况。因为国家不可能接受来自非法程序(例如,洗钱或毒品交易)的金钱、证券或货物。如果符合适当的要求,可以接受捐赠或发布之前,申请一个赠款登记册。所以,不能先开一个银行账户,并声明收到了钱。该银行账户必须是一个获得财政部长许可的银行账户。

希马杜邦声称,这些可被视为政策偏差,可根据关于国家财政的第17/2003号法律第34条第1款予以处罚。在没有这种适当机制的情况下接受赠款的过程,可能会损害政府的声誉。

关于张亚基捐款的争议,成为官员们在接受公众捐款时,更加持怀疑态度的重要教训,包括去追查这些捐款的来源。

本报记者 亮剑 报道

2021年8月14日早,突然在WA群里读到一则张舒云的讯息说:惊闻噩耗,吴奕光先生逝世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真的吗?吴先生向来身体健康,没听说过他染病的消息,怎么说走就走?当时我心中还抱有一线希望,心想有可能这是一则误传的信息。

但事与愿违,随后读到新加坡苏妮安的信息,确实是吴奕光先生。

接着再读到秋月的讯息说:怎么回事?几个星期前还到我处取将要出版的书的列印版以便校对,还说要尽快出版,不然就来不及了……今天还正想要问他是否校对搞定了吗……

记得第一次与吴奕光先生见面是在棉兰日里医院,是金梅子(郑金华)邀约他一同到医院来探望我——当时我盲肠炎入院动手术。

吴奕光先生个子略瘦,两眼炯炯有神,眉宇间隐隐透着一股祥和之气,冲淡了医院内时时弥漫着的阴霾之气。

之前,我孤陋寡闻,对吴奕光的大名一无所知,在金梅子的介绍下,才得知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吴奕光先生就常在钟俊逸主编的印度尼西亚日报苏岛版的副刊《青年园地》投稿,乐此不疲,很得钟俊逸主编的赏识。

春蝉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悼念正报吴奕光主编

金梅子还告诉我,有人讨到了华文报的出版准字,请吴奕光先生担任总编辑。那就是不久之后顺利出版的新秩序时代第一家华文报——印度尼西亚广告报,简称《印广日报》。

吴奕光先生声音不高,但谈起办报来却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声调。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聊天中听得出他对苏北印华文艺的发展颇为关心,声称日后定会拨出版位来容纳苏北文友的稿件——吴奕光先生言而有信,《印广日报》一诞生,供苏北

文友耕耘的《老园丁》与供初学者投稿的《青青草地》也跟着与读者见面。

两小时一刹那就过去了,但吴奕光的身影却从此铭刻在我脑海中,多亏金梅子文友的推荐啊!

为了鼓励文友勤创作,印

地的文友有机会相聚一块,互相切磋文艺,交流写作经验;也让好些只闻其名,不识其人的文友互相认识。

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次旅游是到苏北省的新开辟的旅游度假区 Semalem。

文友们免费住在陈亭墅先生豪华的旅馆内,享用陈亭墅先生精心安排的各式小吃与餐饮,当晚,吴主编立即出了一席“难题”,要文友们当场执笔,以这次旅游为中心,环绕着 Semalem 景色可餐的优美风景,写出这次旅游的感受与所得。

吴主编“一声令下”,文友们立时动笔。良辰美景下文思泉涌,一篇篇的佳作陆续完稿。那一晚真的是难得一遇的一席“文学大餐”呀!

又有一次,吴夫人林惠媛亲自下厨,特地邀请文友到他

家中饱餐潮州风味餐,餐桌上文友们谈文论艺、互通讯息,也是一次难得的聚会。吴主编对文友的偏爱与重视,由此可见。

不久之后,棉兰市几家华文报章相继出版后,竞争激烈,《印广日报》面临严峻的挑战。随后在三十多位原为《南风杂志》股东的出资文友支持下,《印广日报》终于渡过难关,浴火重生。

《印广日报》出版了一段时间后,又因为白报纸与其它原料疯涨,无法支持不得不停办。

接着在邱怡平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社长:邱怡平 总编辑:吴奕光的《正报》问世了。

有了坚强有力的后盾,《正报》再也无后顾之忧。正当《正报》步入正轨,向前迈进之际,突闻吴主编不幸逝世,怎不令人惋惜!

今早在得知噩耗之后,我即通过WA短信告知在雅加达的金梅子。奇怪的是,发出的短信如石沉大海。这不符合金梅子的性格呀,他绝不会不闻不反应,不闻不闻。当时我心中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当晚我打电话给金梅子,才得知他得了眼疾,半年来往返医院治疗,因血压不稳定,眼科医生不能动手术,直到最近,眼科医生才允许动手术。

可是手术后,视力仍然模糊,看不清手机字体,无法阅读WA短信,更不能打字回信,加上近来他也身体不适,没有和文友们联系,所以并不知道吴主编已经走了。

吴奕光主编走了!忽闻故人天外去,唯有泪千行! 晓星



吴奕光